

zhengjiu

拯救

卷五

涩

查舜著

xixiao

zhengjiu

查舜著

拯救 卷五 初正

XJJS0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拯救羞涩 / 查舜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6

ISBN 7-5059-4098-8

I 拯… II 查…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4423 号

书 名	拯救羞涩
作 者	查 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 晖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098-8/I·3190
定 价	20.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郎 伟

每一个创作家都会面对一个广大而丰盈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它全部的声音和色彩包围着他们。然而，并非所有的创作家都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发现者”和称职的代言人。太多的创作家因为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世界没有惊人发现和独特感悟而成为文坛的匆匆过客，只有那些具备了深邃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的创作家，以对世界和人性的锐利穿透和艺术征服，才可能引发我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长久思索。说得更明白一点，出色的创作家总是能够立足于所生存的特殊地域，以对这一特殊“世界”的挖掘和穿透而引起读者盎然的阅读兴趣。也许，这些创作家所描写的只是人类生活领域的某一个局部和角落；也许，这些创作家无心也无力去涉及自己难以透入的别样天地，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在自己所熟悉的“家园”里打一口井。然而，因为专注和锲而不舍，家园里的这口井便打得格外深；因为灌注智慧和深情，这井的出水便格外甘冽。于是，奇迹出现了：那些胸怀大志，整日里发

表着宣言，口口声声要走向阔大天地和高远境界的创作者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文坛的过眼烟云；而那些只专注于脚下的土地，认真而执著地在后花园打一口深井的创作者却逐渐被读者所认可，并赢得当然的喝彩。细心检视宁夏著名小说家查舜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他仿佛就是那个锲而不舍的“打井人”。在日益喧哗和浮躁的当今文坛，查舜始终以一种留守者的坚忍和耐心，立足于西北高原的黄土地，辛勤而执著地打一口文学的深井，并最终向我们捧出了甘甜的心露。

—

查舜的小说创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整个民族终于从一场巨大的浩劫和灾难中摆脱出来，满怀“第二次解放”的激动和喜悦之情欢呼雀跃之时，查舜也以他独特的歌喉加入到时代文学的嘹亮演唱之中。只是，他的“演唱”从一开始便带有别样的音色。收在这部小说集里的中篇作品《月照梨花湾》是作者创作于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代表作，也是查舜第一部在文坛引起诸多好评的小说。在这部诗意缤纷的小说当中，毫无疑问，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20世纪“浪漫的80年代”所具有的浓重的时代底色。无论是一对回族青年男女生活命运和感情波澜的诗意书写，还是西北边地山川景色、自然风物的抒情性描绘，都无一例外地透露着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明朗乐观的社会氛围和奋发进取的时代风气。然而，我们发现，尽管《月照梨花湾》是由80年代的空气、阳光和水分哺育出来的文学之“花”，它依然显示了完全属于查舜的“个人风格”：不一定将创作焦点完全对准时代的洪波巨浪，而只是执著书写时代风云激荡之下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历史惊雷炸响之后小人物心灵的回声。一句话，于平凡生活和人的

命运的精细书写中,升华创作者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玄思默想。以此观之,读者当然可以看到,就在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余波未平,“改革文学”风生水起之际,《月照梨花湾》却独辟蹊径,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展现着宁夏河套平原浓郁的乡风乡韵和回回民族深沉而美好的人生情怀。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查舜小说取材上的这种“个人性”,使《月照梨花湾》更具备了优秀艺术作品所可能涵有的审美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简言之,因为对时代风尚的某种超脱和对永恒人生的注视,反而在不经意当中使小说的“内在力量”突然间变得强大。时隔小说发表差不多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作品当中所流溢的单纯明朗的艺术情调依然激动着我们的心,由此催生的那种新鲜而纯净的感受一如从前,仿佛时光倒转。

显然,《月照梨花湾》开启了查舜小说创作的一个颇为鼓舞人心的局面。在整个社会弥漫乐观明朗的精神气氛的时刻,诗性的文学话语容易得到认同也容易得到鼓励。然而,生活里并不总是布满阳光,创作者也不可能永远都以甜美的嗓音歌唱。这部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高山过后是深谷》和《昨夜情仇》同样是两篇以“情”动人的作品,但是,这“情”却是苦情和悲情。《高山过后是深谷》一篇叙写极左思潮猖獗一时的年代一个回族少女的命运悲剧,于一种如泣如诉的讲述中,展现着生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回族人民的生活和心灵磨难。《昨夜情仇》则把创作的焦点对准了20世纪40年代兵慌马乱的历史时刻,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性故事的描述当中,富于力度地展示了人间的生死悲情。我们说,查舜是一个写“情”的高手,无论是《月照梨花湾》里面的欢喜浪漫之情,还是《高山过后是深谷》、《昨夜情仇》等小说当中的凄婉哀苦之情,

查舜都能得心应手地予以充分的书写和表现,它显示了作家本身的艺术才情,证明着查舜创作的某种抒情性特征。

一个优秀的作家显然应该是一个能够具有多副“笔墨”的人。查舜创作秉赋中的抒情气质并不妨碍他在创作中同时显露和展现多种风格和才能。可以看出,他的叙事和心理分析能力同样突出。《不是左手和右手之间》是一篇刻写进入青春期的少年人心灵世界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中学校园当中精神气候的某种封闭、保守和僵化,少年人猝然进入青春萌动时期思绪的纷扰、欲念的奔突与羞耻感、罪恶感的产生,这一切都是通过中学生子雄的“眼睛”和心灵透视来发现和演示的。这就使得《不是左手和右手之间》带有相当浓厚的心理分析色彩,不仅契合了小说所涉及的少年人动荡不安的青春期的心灵世界,也使耽于沉思和深度心理分析的作家的特殊才能得以彰显。到了写作中篇小说《风流云散》的时候,查舜的心理分析能力可以说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风流云散》吟唱的是一首爱情的“悲歌”。一对有情人本应该终成眷属,却因为女主人公秀花一个并不美好的生活小节被男主人公大块意外窥破而最终导致人生悲剧的骤然降临。在这篇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小说中,一个古老的乡村爱情故事已经黯淡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温馨动人色彩,而充满着人生的悲苦、寂寞、迷惘、衰败。小说通过对男主人公大块心灵苦痛和磨难的细腻、传神的描写,富有说服力地告诉读者:有时,我们本该美好幸福的生活正是毁于我们内心世界的狭隘和偏执,是我们心造的“地狱”毁了我们的一生。而当我们终于明白这一切的时候,生命的如歌岁月已经悄无声息地远遁。

如果我们把《风流云散》视作是一部具有浓厚的心理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与这篇小说几乎创作于同一个时期的中篇

小说《客居故乡》，则突出显示了查舜相当老到和娴熟的叙事能力，并且这种出色的叙事能力和他颇为擅长的心理分析能力在作品中能够非常和谐地融为一体。毋庸置疑，《客居故乡》应该被看作是查舜小说创作趋向深化的标志。坦率说，《客居故乡》是迄今为止查舜创作的最为出色的中篇小说之一。在他的诸多乡土题材的作品中，这篇小说以相当卓越的思想穿透力而令人刮目相看。《客居故乡》所叙述的故事不算离奇。令人称奇的倒是，一根无意之间被撞倒的禾场上的电线杆，竟然在一个闭塞的西北乡村引发了那么复杂的有关乡村权势霸权的激烈搏斗。在这场旁观者看来似乎是非常可笑的新老队长的权势对抗中，乡村非民主政治中的野蛮、反理性和不惜以“杀伤”和损害百姓利益为代价的权力“智慧”，被作者手中那枝锐利之笔无情地撕开。更令人心绪难平的是，在两个基层干部拼命厮杀之时，深受断电之苦的村中百姓却一直安之若素，平静而麻木地等待着“光明”的降临。而当自认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知识分子何老师挺身而出，拍案而起时，不仅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反倒几乎要被当做“疯子”而驱逐出故乡的老宅！《客居故乡》所涉及的问题是尖锐的，它的艺术面貌也是相当冷峻的。这篇小说以生活的真实面目示人，表明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度，普通百姓精神成长和表现的方式实在有着巨大的历史差异性。当发达地区的人们不仅将“全球化”挂在嘴边，也体现在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迅速转换当中，在遥远的西部乡村，“民主”依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而将“民主”这一梦想变为现实，又是多么的艰难。艰难不仅在于外在的社会环境的改善，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广大的国土上，我们准备好了迎接“梦想”的心理基础了吗？在这里，读者毫无疑问清晰地听到了“改造国民

性”文学思想命题的遥远回声。

这部小说集中收有查舜创作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一组格调特殊的作品。包括《在淡淡的云纱那边》、《金色和银色的梦》、《绿管演奏会》、《张长李短王自然》等。与查舜的其他写实色彩浓重的中短篇小说相异的是,这一组作品总体上呈现写意性特征。依然在讲述故事,可是这“故事”少了土气息、泥滋味,却多了几分“洋气”。作为阅读者,我更愿意把这一组作品称之为大有深意的“寓言小说”。它们当然都立足于我们身边的生活,然而,它们显然又在超脱我们身陷其中的某种现实而做着形而上的思索。当读者们读到,所谓“绿管演奏会”竟然是强一个民族所难,将一种并不十分成熟的演奏方式唐突地搬上舞台,并最终给这个民族带来耻辱;拥有一双使人心惊肉跳的“花手”的张长在饱受心灵磨难之后,只因财富骤然增加而一夜之间竟被大众认为是天生异秉,“花手”呈祥。我想,这些奇特的故事背后,明显地蕴藏着一些启人深思的内涵。它显现着作家对生活的深入思索,也提醒着阅读者,小说进入生活的艺术方式本来就应该多种多样的。

二

遍翻查舜20多年来创作的小说作品,我们发现他的中短篇小说的艺术面貌是有差异的,艺术表现是丰富的。在对独特的小说风格的追求和确立上,在小说创作手法的求新求变上,他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和智慧,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查舜以《月照梨花湾》等小说而引人注目之时,应和着时代的激情和向往,他的小说格调是明朗的、清新的,洋溢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奋发向上的气息。虽然,《月照梨花湾》也描写了生活的苦涩、不如意,然而,流贯其

中的仍然是生活的甜蜜和温馨，是现实的欢歌和青春的飞扬。于是，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山水是有情的，似雪的梨花是充满风韵的，至于地处西北边地的回乡的浓浓人情，则更是纯美如诗。显然，这种捕捉生活诗意的创作心态造成了小说的喜剧意味和文字间的暖意、柔和、温煦的人间气息。同时，《月照梨花湾》也使我们感受了查舜艺术秉赋中的颇接近于南方作家的抒情气质。

80年代中后期，大陆文坛的艺术变革之风骤然刮起，“写什么”的讨论突然让位于“怎么写”的喧哗之声。作为小说家的查舜此时也禁不住技痒，颇过了一把小说形式创新和艺术技巧求变之瘾。《绿管演奏会》和《在淡淡的云纱那边》等“寓言小说”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的艺术思维的最好体现。坦率而言，查舜的这一组“寓言小说”象征意味非常浓厚，虽然，因改变习惯了的小说写作手法而使这一组作品的叙事还不是那么纯熟，但是，这是查舜小说艺术发生新变的一个强烈信号，它表明，在80年代的宁夏文坛，查舜是为数不多的在小说艺术上“敢吃螃蟹的人”之一。这一创作变化，可能导致查舜今后的创作将进入一个崭新天地。使我们颇感遗憾和叹息再三的是，由于不被理解，查舜逐渐中止了这种相当可贵的艺术实验和探索。好在，对于一个沉着而不停地奋力攀登艺术险峰的作家来说，付出的一切最终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进入20世纪90年代，查舜的小说创作逐渐呈现深化的趋势。近10余年间，由于将创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查舜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就在不很多的中短篇作品中，查舜依然有力地显示出他的思想的精进和艺术的综合能力。在《风流云散》、《客居故乡》、《昨夜情仇》、《孤旅》等近期创作的小说中，查舜看待生活的视野开阔了，对人

性的解剖锐利了,艺术上则将圆熟的叙事和深度心理分析融为一体,并特别注意语言的凝重、沉潜、思辨色彩。这表明,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艺术变更之路虽然行至中途突然被阻断,但在艺术探索途中曾经付出的心血和智慧并没有被浪费掉,实际上,它沉淀在作家的心灵之中,化做了创作者思想和艺术的沉潜,换来了艺术气度的更加阔大。

人物形象的刻画是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体文学最重要的艺术任务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是否鲜活生动,人物性格的内涵是否饱满丰富,不仅显现着作家把握生活、思索生活的艺术能力的高下,也直接影响着小说的艺术质量和被接受与传播的成效。阅读查舜的中短篇小说我们会发现,查舜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是新鲜的、动人的,性格是饱满、富于深度的。特别是他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给人留下的心灵印象最深。《月照梨花湾》中的纳素娟是一个集温柔与坚强于一身的回族青年妇女形象。这个文化水平不高,却始终敏感和非常要强的女性,以相当丰满的性格走入了读者的心灵。在80年代早期许多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性格被塑造得过于单纯和过分“诗意”的创作情势下,纳素娟的性格内涵便显现出了某种迷人的复杂意味。在查舜的另一篇描写生死悲情的小说《昨夜情仇》中,女主人公丁义梅的形象同样塑造得光彩照人。因了生存环境的严酷和命运的巨大磨难,与纳素娟的形象相比,丁义梅的性格当中便平添几分刚烈气质。新婚一个月,丈夫纳光彬就被抓了壮丁,会武术的丁义梅决心独自闯兵营,以营救丈夫。这表现了她的胆气。丈夫在逃出兵营的路途中,被追捕后残酷杀害。没想到害死丈夫的凶手李德义竟然还想霸占地,视死如归的丁义梅便在婚礼的第二天亲手杀死了仇人李德义。这表现了丁义梅的刚烈。丁义梅

的形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回族烈女子形象,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古典文学作品中那些动人心魄的刚烈女子的浓重投影。除了上述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风流云散》中的苦命女子秀花,《高山过后是深谷》中的阿密娜姐姐等都是查舜小说中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作者思想的精进和艺术的成熟,在近年创作的小说中,查舜的人性透视能力也大大前进了一步。表现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则是带有理想色彩的女性性格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正逐渐减少,而更具说服力和更能引发读者深长思索的女性形象终于浮出水面。从这个角度而言,《风流云散》中惠芝的形象就显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个性格复杂并非美好的女性形象的诞生,表明查舜的创作思想在发生变化:他已经练就了一双冷峻地注视生活的眼睛。也许,当全部的生活真实不可避免地裸露和惊人呈现时,严峻的书写便相伴而生。笔者愿意把惠芝形象的出现,视作是查舜小说创作向深度挺进的又一个明显信号。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不在于艺术描述对象的伟大还是渺小,而在于作家对这一事物的感受。他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只要被感受到,得到再创造,就再也不是微不足道了,就成为整个生命,成为艺术。”综观查舜20多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我们发现,他的小说取材都不宏大,与追逐潮流的创作者相比,他似乎更喜欢写平凡和平淡的日常生活,然而,他从来都是在用满心的希望和满身的力气,不知疲倦地在所生存的黄土地上打一口文学的深井。他热爱他的民族,为他们的幸福欢唱,为他们的苦难悲吟。他以他的坚韧不拔,在干旱少雨的西北边地扎扎实实地打出了水质甘美异常的一眼井水,这水从大地的最深处

汨汨涌出，源源不断流入作家思想和艺术的广大田野，终于造成了一个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文学新世界。当我们面对这个文学新世界时，我想，我们只能发出由衷的赞叹。

2002.3 银川

心灵的预约

查 舜

我相信人生许多事情都是一种缘分。不论哪位读者决定要读我的书,这就说明我们之间已有了缘分。随着文字小溪的哗哗流淌,我们之间的谈心就已经很真诚地开始了。

所以,我们要格外地看重这种缘分,珍视这种沟通。当然,这不仅仅是说,回头客有多么重要,而是说,我们的作品最终要给人们留下些念想。

以往,每提到深入生活,了解世事,就总是只提倡亲临现场。可一天天丰富起来的阅历,不断地告知着我们,那种深入和了解,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惟一途径。

人的时间很有限,人的腿脚很有限,人的精力很有限,人的生命更有限,什么事情都要穿越时空去身临其境,就有些不可能。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古人要把“行万里路”放在“读万卷书”之前来表达?这,绝不是一种随意组合,其中必定还有着关于直观和感性的体验是人类最基本体验的昭示。只有具备

了这样的体验,才能真正走进书中的世界,也才能够感觉到位,认识清楚,理解透彻。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来,古人早已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那就是间接体验。而读书又是这种体验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在信息手段颇为简捷化的今天,读书对历练人的想像力甚至创造力就愈发显得格外重要。

高尔基曾说过一句非常形象而精辟的话:每当我们读罢一本书,就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世界的窗户!

这句话,不只鼓励过我要博览群书,它还告诉我,写作的职责,绝不在于模拟和提供已知,而是要探索未知。当然,我们也有权力和义务去写人人都已熟知的生活,但我们必须要在這個基础上,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和创造令人向往的境界。

因为只有这样,无论对创作者本人还是对阅读群体,才会有新鲜感和诱惑力。而这一切,更多是靠作者的独到的美学追求和作品的独特个性来体现。当然,也惟有最具个性的东西,才不会被混同和淹没,才有可供人们借鉴和欣赏的价值。

文坛上的事,总像是在随着人们的感受走,难就难在,它没有一把可以精确丈量每部作品及创作者长长短短的尺子。惟其如此,好自为之,真心投入,便成了我和自己心灵的一种预约。

2002.3. 银川

内容简介

但凡读过查舜曾在人民文学、上海文艺和中国文联几家出版社的长篇小说和散文集的人，都无不认为他是一位很有生活底蕴和创造个性的作家。而这部书里集中的又恰恰是它的颇有影响之作。在中篇小说《风流云散》中，作者选取的是婚姻爱情领域里最容易被人忽略而又最为重要因素的题材。作品一经《当代》杂志发表，就因为那独到而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大气而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深切而摄人心魄的故事蕴涵，被一些评论家撰文给以高度评价。《月照梨花湾》凭借着真切得质朴感和天然般的清纯美，不仅获得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优秀中篇小说奖，也被拍成电视剧曾在二十余家省市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有评论称它是“一首恬静淡雅的田园诗”。《拯救羞涩》是一部很有争议的作品，脱稿十余年，作者曾投寄多家刊物，都未能全然受到青睐，只被西北边地一家州级刊物登载了部分文字，也便引起轩然大波。谁知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这部作品的全文却又被中国作协主办的一家刊物，以头条位置隆重推出。仅此，也使这篇作品谜象丛生。其实，拯救着羞涩、情感羞涩和道德羞涩不只是这篇作品情感和理性的支点，同时也是这部书所透视出的人类生存和生活中亘古不息的纠缠缠。



郭震乾 摄

作者简介

查舜，生于1950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文联副主席，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青春绝版》，中短篇小说集《拯救羞涩》和散文集《我本是条汉子》等。《穆斯林的儿女们》获宁夏第五届文学评奖一等奖，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获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共同颁发的1991年度庄重文文学奖。于1992年10月起享受由国务院颁发的“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责任编辑 / 杨 晖
封面设计 / 王 莹